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

边看边聊

大家都喜欢叫我“老陈”，我做导游差不多30年了，在江北海安这样的小县城，职业前面完全可以冠以“资深”二字。所谓资深，无非是干的时间长，经历丰富，而上海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浓墨重彩。

早年的旅游，呈现从“小”到“大”特征，小地方去大城市开眼界。海安距上海200余公里，江阴大桥刚通车，大巴车去上海成为都市游新势力。

想到小时候去上海玩，天不亮就出发，一点不赖床。上海，神奇的存在，大客车摇摇晃晃到南通港，转轮船到十六铺，一下船，天色已晚。我震惊了，不得了，满街都是“电灯”，老家还用“洋油灯”呢。而我第一次全程高速带团去上海，距第一次去上海有20多年。时隔多年，开车的司机没去过上海，老陈我也没单独去过。在没有导航的年代，我仍说，你听我指挥。首战上海，我确实认真做了功课。一路上，两眼盯前，观察标识。到距大家一心向往的南京路步行街就拐弯一个弯之左，我是指挥若定的。坐在副驾驶位，左手捏着对折的上海地图，右手食指定位在左拐的线路交点，双眼在搜寻前方道路和查看地图上来来往往。“师傅，前面信号灯左拐！”指令完毕，有一种大功告成的如释重负。突然，司机眼见前面有个丁字路口，提前左拐了。这一拐，是条很窄的小道，很快，路被堵得水泄不通。埋怨声、喇叭声，成了老陈的上海之声。当即，我决定，大家下车，走过去。上海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也让我成长。此后，带团到上海，再无洋相。

生活有太多想不到。习惯把游客向外输送的海安，在2016年前后，迎来旅游逆袭，成了成千上万上海人的旅游目的地。我开始在海安主场接待上海游客。苏中海安，虽分属高沙土、滨海地域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“景点”，但退休一族，就是冲着海安的“近、净、境”而来的。周末高峰，农庄停车场，沪牌大巴满满当当。土灶厨艺、林台放歌、棋牌对仗、花田留影，成为上海人展示和释放的广阔天地。虽说在此之前，我对沪语的了解还仅仅局限在“阿拉是我依是你”的水准，上车后，用海普（海安普通话）把我了解的上海一通“猛夸”，沟通几无障碍。礼多人不怪。上海客人也看到老陈的厚道，时间一长，也能打成一片，标志是双方有插科打诨的互动了。

很多阿姨对菜市场表现出超常热情，我便献出“鲜”方，菜场路边就地摆摊的老太太卖的果蔬，都是自家出土，新鲜不疑。当然，我也不忘主场责任，适时将海安推广，教育之乡、长寿之乡、河豚之乡、百万雄鸡下江南等，和盘托出。在百年老宅韩公馆，我向上海客人介绍了这座老宅的最初主人近代史学家韩国钧。上海解放后，首任市长陈毅，在1940年秋，曾在此小住月余，与韩老共谋抗日救国大计。大家饶有兴趣地听我娓娓道来……

爱好文学的我，在旅途外，偶有文思涌动，能付之笔下，见诸报端。最令我开心的，是在接待中结识了几位上海作家朋友，他们给我赠送自己的作品、上海文坛名刊《收获》《萌芽》，还不时推送《夜光杯》美文，满满的都是来自大都市的文化滋养。今年以来，接待上海朋友时，我还会特别提及颇有影响的上海芭蕾舞团新出炉芭蕾舞剧《百合花》，该剧根据上海作家王安忆母亲茹志鹃同名小说改编，百合花故事的发生地，就是海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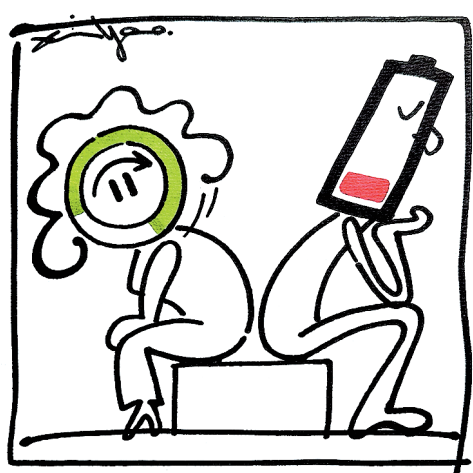
为上海客人讲海安故事，相信新的一年我与上海之间，会有更多精彩篇章。

恋爱总也“不来电”的儿子去年成家了，做父亲心悬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。接下来是老妻对儿子唠叨添丁。娶妻生子，大而言是生命繁衍的国之大事，小而论是血脉延续的家之要务。

煽风点火不是大丈夫所好。我仿佛不关心，谨作壁上观。竖起耳朵，声声入耳——“今日有喜”……明年，儿子和我的辈分都要升级了！

开始思忖给孕育中的新生命取名。儿子“土逸”的名字是我给起的，且颇为得意——“土”是对男子的美称，“逸”寓意安逸，我们希望孩子未来能做一个受人尊敬、生活顺意的雅逸之人，此为字面意思；又，十字下加个一合成“士”字，免字添上走字旁是为“逸”，吾儿肖兔，“土逸”，拆字含义为十一月份出生的活泼奔走的兔子。自以为，我这个喜欢写诗作文的夕阳人给孙辈取名责无旁贷。

绞尽脑汁，想了一组备选名字，分男女排列于胸，只是不响。等理工男儿子张口索问。忽然想到老友宝祥说的一件取名趣事：父母到公安派出所给他大哥报户口，问起孩子名字时，夫妻俩面面相觑，孩子尚未取名，于是就给孩子取名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 婚姻亮红灯：不是电量不足，便是内存不够。

“山水学脉：刘海粟十上黄山艺术与教育研究展”，正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展。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教育的拓荒者，1912年，年仅十六岁的他便与友人共同创办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任校长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就卓著的艺术家和各界精英人才，这次展览的一大亮点就是上海美专师生山水画作品的陈列，其中还展出了唯一一张贴有学生照片的上海美专毕业证书，其主人是陈志新女士，岁月的尘埃差点淹没了她曾有过的辉煌。

刘海粟为陈志新签发毕业证是在1946年9月，其实，那是补发的，因为那时的陈志新已是该校的教师了。陈志新是当年女画家中的佼佼者，她于1934年秋考入上海美专艺术教育系图画音乐组就读，三年完成课后，又在中国画系研究班深造两年，先后得到过王个簃、汪声远、谢公展、吴

弗之、顾坤伯、诸乐三、唐云、陆抑非、李健等名师亲授，她的画风明显区别于当时不少的女画家，笔力特别遒劲，上海美专教务长谢海燕曾评价道：“撮取众长，笔墨酣畅，于潇洒中见刚健，颇多佳构巨制。”陈志新的人品、艺术品也深得刘海粟赞赏，非但为她起了个别号“墨因”，还聘请她毕业后留校任教。

陈志新及族亲均为名门望族，她与姻亲族人陈立夫夫人孙禄卿、潘公展夫人唐冠玉都就学于上海美专，因此，在抗战时期，面对日军狂轰滥炸后的惨状，曾联手于浙江湖州举行赈灾义卖，并援建吴兴公立医院。陈志新还响应刘海粟的号召，捐出自己数十幅佳作送南洋义卖，所得款项悉数奉于抗战。抗战胜利后，她又任上海厚生园、大新公司等举办画展，筹款捐赠给收纳流离失所者的难民营，并与夫君潘宗尧

收到路内的新作《山水》，蓝色封面上只有蜿蜒的道路与远山剪影，素净得让人意外。想起他早期的《少年巴比伦》，那些工厂里躁动的青春，仿佛还在冒着热气。而这部酝酿十年、写作十四个月的长篇，已然是另一番气象——如老司机换挡，沉稳而深长。

收到路内的新作《山水》，蓝色封面上只有蜿蜒的道路与远山剪影，素净得让人意外。想起他早期的《少年巴比伦》，那些工厂里躁动的青春，仿佛还在冒着热气。而这部酝酿十年、写作十四个月的长篇，已然是另一番气象——如老司机换挡，沉稳而深长。

收到路内的新作《山水》，蓝色封面上只有蜿蜒的道路与远山剪影，素净得让人意外。想起他早期的《少年巴比伦》，那些工厂里躁动的青春，仿佛还在冒着热气。而这部酝酿十年、写作十四个月的长篇，已然是另一番气象——如老司机换挡，沉稳而深长。

收到路内的新作《山水》，蓝色封面上只有蜿蜒的道路与远山剪影，素净得让人意外。想起他早期的《少年巴比伦》，那些工厂里躁动的青春，仿佛还在冒着热气。而这部酝酿十年、写作十四个月的长篇，已然是另一番气象——如老司机换挡，沉稳而深长。

收到路内的新作《山水》，蓝色封面上只有蜿蜒的道路与远山剪影，素净得让人意外。想起他早期的《少年巴比伦》，那些工厂里躁动的青春，仿佛还在冒着热气。而这部酝酿十年、写作十四个月的长篇，已然是另一番气象——如老司机换挡，沉稳而深长。

收到路内的新作《山水》，蓝色封面上只有蜿蜒的道路与远山剪影，素净得让人意外。想起他早期的《少年巴比伦》，那些工厂里躁动的青春，仿佛还在冒着热气。而这部酝酿十年、写作十四个月的长篇，已然是另一番气象——如老司机换挡，沉稳而深长。

方向盘，就是对动荡年代变动人生道路的努力把握。

路内写得最好的还是人。周爱玲这个角色，毕飞宇说将来会被记住，我深以为然。她不是传统文学里的温柔女性，有点“少

根筋”，说话直接，却在战乱中撑起一个家。老了她对女儿说：“一辈子，找条回家的路，走很久，看见你自己站在前面。”这里的“家”，早不是地理概念，而是心之所安。

从《少年巴比伦》到《山水》，路内完成了从青春叙事到历史叙事的转型。他不再满足于写个人的迷茫，而是把个人放进更长的河流里。小说结尾，那只迷走的熊猫最终回到保护基地——路内似乎在说：走过千山万水，真正的归宿是内心的良善与坚守。

合上书已是深夜。窗外城市依旧车流如织，每盏车灯都在划出自己的路。忽然懂了“山水”的深意：人生如行山路，起伏伏，看山水则是一种态度——既胸怀远方，也懂得在每一个弯道处，看见微光。

学生陈志新拿了几瓶酒来送他，他当即开了一瓶，结果喝得酩酊大醉，兴之所至，便用砚中余墨画下此兰册，作为临别纪念。由此可知，这是一份多么真挚的师生情谊。多年以后，同为吴菲之的弟子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朱颖人看到这幅幸存的作品，想到都已离世的老师和学长，泪水纵横。在这次展览上，还有一幅赵丹画的《秋上黄山图》，这是陈志新去世前特意收藏的，盖因赵丹这位电影艺术家也毕业于上海美专，他是陈志新的学长，曾对他照拂有加，还介绍他去拍电影、演话剧，所以她心怀感念。

说起来，吴菲之的《兰竹谱》册页就是从火苗里抢出来的。在这本册页里，吴菲之记道，1939年春三月，他将有昆明之行，临走前，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“报名”，聪明的户籍工作人员用谐音最终给孩子定名“宝明”。

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吾儿不会忘了给新生儿取名。是夜，我在写一篇稿子。儿子在微信上“艾特”我：爸，帮我想想小朋友的名字，男孩女孩都想一个。哦，为取一个好名字，他也夜不能寐吗？

随即，我给儿子发去一组酝酿成熟的备选名字，并像以前我为他取名时那样，对这些名字作了介绍。“嗯再多想想，我们（小夫妻俩）也用AI试过取名。”那是我很多日子反复思考后精心拟选出的的一组名字，看来儿子并不满意。取名是我心中要务，放下手中的稿子，问了之前没有沟通过的问题，赶忙再选了几个我觉得不错的备选名字。“OK”儿子给我三个大拇指表情包。终于认可。

今天起，我可以日日酣睡矣。不知道儿子儿媳最后钦定的名字是哪个，或许，这些拟取的名字一个都没选，他们有自己的觉得更好的名字。谁知道呢，我不问，拭目以待。

不知道将要出生的新生儿是男是女？谁也无法预料。不费猜，这新生命总是我家血脉的延续。喜甚！

初冬的上海，天色是匀净的、含混的灰，像一卷摊开许久、受了些潮气的宣纸。风里带着寒意，却不甚凛冽，只悄悄钻进衣领，提醒人们岁末的步履。空气里，那缕若有若无的甜，在清冷中愈发显得幽邃而固执——是晚桂。这香气，不似繁花盛放时的张扬，倒像一句低回的年终耳语，在你不及细听时，已悄然萦绕左右。

这香气是有脚的，它沿着襄阳北路的墙根游走，穿过作家书店的铁艺橱窗，在巨鹿路作协门前流连。门庭简朴，却自有一种沉静的庄重。门前停着一辆快递车，穿着工装的小哥怀抱一摞摞牛皮纸包裹的邮件，步履匆匆地进出。想来那沉甸甸的包裹中，盛放着灯下揉皱的稿纸，或是荧屏深处不眠的思绪。文学的收获，其养分，原也系于这最质朴、最迅疾的人间奔忙。

这是我每天上班必经的路，朝西而行，过一个红绿灯，右手边便是位于巨鹿路的四明邨巷口。一踏入这弄堂，时光仿佛骤然缓了下来。暗红色的砖墙，历经风雨，色泽沉郁得像凝固了的往事。这里曾是沪上文华之地，遥想当年，徐志摩那清瘦的身影，常于月下踟蹰在弄堂的青石板上，为新诗觅句。而我，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，此刻站在这弄堂里，与他们隔着近百年的寂静对视。他们为诗句辗

转，为理想激辩；我则为明日的稿件熬夜，在屏幕前斟酌词句。我们面对的困惑各异，那份对表达的苛求、对完美的挣扎，却仿佛穿越时空，在这“嗒嗒”声中交织在一起。裁衣店对面新搬来一位阿姨，退休不久的样子，将小小的一间一楼屋子收拾得清雅宜人。窗台上总放

着几盆茉莉与绿萝，每次走过，步履匆匆间，总有隐约的香气拂过鼻尖。走在四明邨里，那股香气仿佛忽然有了重量——沉甸甸的，和历史散落的尘埃一起，沉进温润的砖石与吱呀作响的木纹之中。许多年前，是否也有谁，在这样的晨昏里，闻见一样的茉莉香？那些曾经在此徘徊的身影，早已散入风里，化入砖缝，唯有年复一年如期而至的花信，成了光阴缄默的证人。如今，这重量与四明邨的市井烟火遥遥相望，共同沉淀为这片街区不可分离的呼吸。

与四明邨仅一街之隔的老建筑，青灰色的卵石墙静静地隐在冬日的画卷里——那里曾是善道堂，也是后来的上海市文化局旧址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夏衍先生正是以首任局长的身份在此进出。想到夏公曾在此处理公

文、构思文化方略，再看向巨鹿路作协门前那奔波忙碌的快递小哥，怀抱沉甸甸的文稿邮件，便觉出一种动人的承接。文学的形态在变，从稿纸到屏幕，从邮路到网络，但那份渴望被看见、被理解的核心从未改变。我们这些后来的书写者，某种意义上，依然行走在他所参与开辟的道路上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，继续着类似的耕耘。

百年一瞬，租客、路人如潮汐更迭，从名流雅士到都市白领，变的是一张张面孔与一段段际遇，不变的是石库门里对“家”的营筑，对一方安稳的寻觅，以及对脚下这片土地承载的文化气息的向往。我们都是光阴的旅人，在这名为“四明邨”的客栈，暂寄其身。

风起时，那浮动在空气中雅致的暗香仿佛更浓郁了一些。它轻拂过公园的舞步，摩挲过弄堂的砖墙，抚慰过奔波的身影，也浸润过书斋的茶烟与纸墨……它既温柔覆盖了历史烟里一代风流人物走过的木楼梯，轻轻洒落在新租客们晾晒在窗外的衣衫上，亦悄然潜入我这后来者的笔端，仿佛在提醒着：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喧嚣与寂寞，而真诚的书写，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，也是对当下最有力的注脚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雅玩